

废纸与废铁

◎张正(江苏仪征)

年轻时喜欢买书,买了许多书。那时没有网购一说,有些书还是辗转托人从外地买来的。等到可以从网上淘书了,想要什么书,动动指尖,大多都能如愿以偿,书一下子在书房、卧室泛滥成灾,家里先后购买和请木工打造的书柜就有十几个。

买回的书,并非所有的我都读过,甚至读过的不足半数。但我还是喜欢买书,已经成癖。妻子一次次不无揶揄地提醒我:“你攒下这些‘家产’,有没有考虑以后怎么处理?”

这个问题我早考虑过:子孙喜欢读书,留给子孙;子孙不喜欢读书,任由他们处置,或当废纸卖,或捐给学校、图书馆,随他们的意。我命都没了,哪还管得了这些身后事。然而,我非常希望子孙中哪怕有一人,喜欢读书如我;也非常希望,其中有某本书,哪怕书中某一句话、几个字,能在关键时刻开启某个子孙的心智。

中年后,我又疯狂地爱上添置健身器材,车库里大大小小的哑铃、石锁等分别有十几件,室内还有沙袋、仰卧起坐板、腹肌轮、臂力器、腕力台、弹力带等。人吃五谷杂粮,难保没个大病小痛。“平时不健身,病了养医生”,医院看病不便宜,少感冒一次,能节省不少钱。我情愿花钱买器材坚持锻炼,也不愿买药吃。妻子又替我操起心:“等你老了,这些东西玩不动了,不全成了废品、垃圾?”

“不是还有子孙要玩吗?”我嘻嘻哈哈,依然是这个态度。

子孙中若有一人喜爱健身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如果没有,我的那些健身器材,若干年后,恐怕真要成烂石头、废铁了。不过,也不至于太悲观,总有人爱健身,我的子孙不爱,别人会爱,我的某一件健身器材流落到他们手上,同样能发挥作用,对他们也是有益的。总之,我留下的,不是害人的东西。

万物有生有灭,这是自然规律,谁也抗拒不了。真到那一天,我这个糟老头也快要成废纸、废铁了。可不管怎么说,我也曾经充满生命活力,有益他人,有益社会。有这样的过程,其他又何须多虑。

白菜疙瘩

◎刘玉美(河南平顶山)

泡一杯清茶,翻开报纸,“杜绝舌尖上的浪费”主题语映入眼帘,勾起我埋藏心底多年的往事。

那是1961年春季,全国粮食恐慌,人均口粮每天只有6两毛粮,学生的生活是“瓜菜代”。然而,哪来的蔬菜?没有菜,吃不到盐,这对正在长身体长智力的青年学生来说怎么能行呢?于是,学校发动学生挖野菜,食堂把野菜拌一点点玉米糝,再加一点盐巴,而后放在大方笼里蒸熟变成了“发糕”。由于“发糕”软得拿不起来,炊事员只好用碗扒着分给学生吃。一到中午,饥肠辘辘的学生便排着长队领“发糕”。“发糕”虽然难吃,但也得吃下去。饥饿的记忆刻骨铭心,当时粮食匮乏的程度,非亲历者不能体会。

由于长期不食蔬菜,严重缺少维生素,学生们普遍存在贫血、乏力、头昏、失眠等状况。一次刚下课,一个同学刚出教室就突然发晕,眼睛瞬间失明,腿一软,“扑通”一声倒地了。同学们急忙把他抬到医务室,等了好久,他才慢慢醒了过来。校医仔细检查后说:“营养不良,体质太差,贫血,直接原因是长期吃不到蔬菜缺乏维生素(维生素)引起的短暂失明症。”

“失明”事件后,校医的话成了我的心病。一次下课,我路过教师小食堂门口,突然发现垃圾堆上有一小块白菜疙瘩,看样子应该刚扔不久,还湿漉漉的。我立刻想到:白菜疙瘩毕竟是蔬菜,含有维生素,比干野菜好多了。

想捡起来,又怕别人看见。我就站在不远处,等同学们都进了教室,才回到垃圾堆边迅速捡起那块白菜疙瘩,也不管脏不脏,装进兜就跑。

午饭时,我吃完一小碗“发糕”就去了茶炉房,从兜里掏出那块半个蒸馍大小的白菜疙瘩,用清水冲净后,放在碗里用开水泡了一会儿,然后啃了起来。虽然没有盐味,但感觉脆生生、甜丝丝的,比起扎嘴又难嚼的干野菜好吃些。可能是“饥不择食”,如今回想,那味道比现在七八元一斤的红富士苹果都好吃。

时光飞逝,流年勿度。如今,我已身居城市,儿孙都有了,生活也富裕了,吃不愁穿不愁,但我养成了一个习惯——舍不

得倒掉一点剩菜剩饭,几粒米饭掉到桌子上或馍渣掉在地上,马上就要捡起来放进嘴里;做白菜时总爱把白菜疙瘩嫩的部分切成细丝一块下锅。然而,儿孙们并不了解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经历的苦难。

一次,接孙女嘉嘉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问嘉嘉中午吃啥饭。“大米饭。”嘉嘉今年7岁,已经很懂事了,她说,“菜要胡萝卜炒肉,或者炒鸡蛋。”

“嘉嘉,你吃过白菜疙瘩吗?”我解释说,“就是你妈妈炒白菜时扔掉的那个白菜根儿。”

“爷爷,你没搞错吧?”她先是惊讶,而后质疑白菜疙瘩“能吃不”。

“能吃,爷爷上学时就吃过。”接着,我边走边给她讲述关于我和垃圾堆上那个白菜疙瘩的故事。

嘉嘉认真地听着,一声不吭。我讲完后,她忽然提了个问题:“爷爷,你小时候吃过面包吗?”

“没有,那时候没有面包。因为没有粮食,不要说面包,就是蒸馍也没有卖的。”我答道。

嘉嘉想了想,说:“所以,老师要我们珍惜粮食,没有粮食就会饿肚子。”

说话间,我们回到了家里,嘉嘉先去写作业了。我把早已焖好的米饭开盖晾着,又摆上炒锅很快做好了个菜——胡萝卜炒肉丝。

“嘉嘉,吃饭了。”

“哦,好香啊!馋死我啦。”平时,嘉嘉吃饭爱掉“饭巴儿”。可是,这顿饭她不挑不拣就吃完了,碗里一粒米都没剩,就是掉到饭桌上的几块肉丝和胡萝卜片也被她捡起来吃了。

我高兴地说:“嘉嘉今天表现很好,没掉‘饭巴儿’。”

她笑着回答:“我要和爷爷一样,也来个光盘行动。”

接连几天,她吃饭都是这样,有时还会督促她的妹妹:“乐乐,你的饭要吃净,看姐姐一粒米都没掉下。”

看着两个孙女幸福而天真的样子,我很欣慰,当年那一块白菜疙瘩没有白吃。如今吃什么有什么,再也不用为缺乏维生素而担心了。但是,在惬意地享受舌尖美味的同时,我们应该以苦难的名义想想幸福,珍惜每一粒粮食和每一分钱。

春日访古

◎温悦宁(河南平顶山)

“路尽见家山,欣然望吾庐。”初春时节,百花齐放。迎着朝霞,驱车沿建设路一直向东,来到襄城县麦岭镇欧营村,探访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欧阳修的故居。

在村边问路时,遇到了刘老先生。他曾在欧营村小学当了30年校长,他告诉我,村民将近一半人都以“欧阳”为姓。因有急事外出,他还为我引荐了几位热心村民。

交谈中,我知道了村子与欧阳修的渊源。欧阳修在洛阳任职时,曾经路过这里,被美丽的风光所吸引,于是在此购买田宅安置家人。后来,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了当时的襄城县令,他的四儿子欧阳辨也在此扎根,诗书传家。

有一次,欧阳修回来探亲,家人演奏自制的铜乐器表示欢迎,乐声让欧阳修十分震撼,于是他便将铜乐器带入京城开封,使其声名大噪。如今,欧营村的铜乐器远销东南亚、欧美等地,欧营铜器的制作技艺也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

欧阳修当年居住的宅院被后裔改成了家族祠堂,因年代久远、修缮不济,现在已不完整,但欧阳修母亲画荻教子的故事至今仍影响着十里八乡。欧阳修幼年丧父,母亲郑氏独自承担起抚育孩子的重任。生活困顿,无钱购买笔墨纸砚,郑氏就用池塘边生长的荻草秆当笔,在沙地上教欧阳修练字。在母亲的教育下,欧阳修很快爱上了诗书,每天读写,积累越来越多,终成一代大家。到了晚年,欧阳修依然勤学不辍,还经常拿出自己写的文章来修改,笑言“不怕先生骂,却怕后生笑”。受欧阳修的影响,欧营村很重视教育,多年来人才辈出。

刻苦认真,终有收获。备战考研,就像把我关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小黑屋里洗衣服,要比别人洗得更干净才能胜出。我想,不管结果如何,最后真正收获的,远不止那件衣服,还有无数个拼命揉搓的日日夜夜。